

愿赌服输

庄羽·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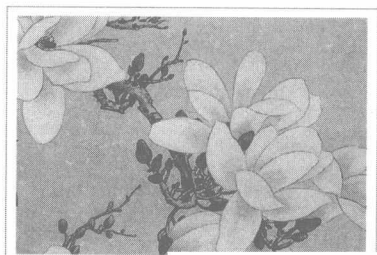


爱情是一场赌博
愿赌就要服输

文匯出版社

愿赌服输

庄羽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愿赌服输 / 庄羽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9.8

ISBN 978-7-80741-632-6

I. 愿 ... II. 庄 ...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9327 号

愿赌服输

作 者 / 庄 羽

责任编辑 / 竺振榕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文通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5 1/16

字 数 / 160 千

印 张 / 11.75

印 数 / 1-30 000

书 号 / ISBN 978-7-80741-632-6

定 价 / 20.00 元

秋天，钟国强和周晓烨的家里。

不是很宽敞的客厅，好几个人围坐着，讨论着一些什么。紫罗兰色彩的烟灰缸里已经盛满了烟蒂，茶几上几个精致的杯子刚刚添满的醇香的哥伦比亚咖啡还冒着热气，周围凌乱地散落着几张已经打印好了的文稿，客厅里的空气在秋日慵懒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有一点儿污浊了。尽管如此，橘红色夕阳的余晖流淌在这个充满着浓郁咖啡和烟草味道的房间的同时，似乎也给房间里的每一个分子都镀上了温情的色彩。

钟国强坐在长沙发的一角，仔细听温宝杰说着什么，时不时地点点头。他的太太周晓烨正在小心地切开一个厚皮的橙子。还有一个坐在钟国强对面的年轻女孩，她是舒简，有些心不在焉地倾听着对面两个人说话，却颇有兴致地把玩着沙发上一个椭圆形的靠垫。

周晓烨把切好的橙子先送到舒简的面前，请她拿了一块之后又拿到钟国强和温宝杰的面前。她的动作都很轻，似乎怕弄出什么响声打断了他们说话的思路。

坐了一会儿，周晓烨起身走向厨房，舒简也走了过去。

厨房里，周晓烨准备着晚饭。

这个房子并不很大，却处处显示出主人的品位，从厨房里整齐摆放着的充满着质朴和现代感的瓶瓶罐罐就能看得出来。

舒简在周晓烨的身后来到厨房，先伸了个懒腰，有些抱怨地说：“他们要商量到什么时候啊？早饿了。”

周晓烨整理着青菜，看了舒简一眼。

“郑伟不是在做体育，怎么忽然又想做电视了？”

“他本来就不是一个按规矩出牌的主儿。”周晓烨择着青菜，回

答舒简。她是一个很典雅又很务实的女人，作为著名演员钟国强的太太，她有着足够的修养和内涵。

“哼！”舒简从冰箱里面拿出一盒冰淇淋，吃了一口，太凉，又放了回去，“我可是见识过了，你忘了你上次跟我说他在上海揍那小白脸儿！”

周晓烨听舒简说这个也不禁笑了起来。她跟郑伟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了，对郑伟的了解再也没有人比她更透彻。

“我觉得郑伟简直是一个战士。你一定找个时间让我见见这个把人打得满地找牙的战神。”

周晓烨依旧抿着嘴笑：“那你可不要爱上他，他是个很怪的人，可就是太招女孩喜欢，特别是你这种冲动型的。”

“你说晚了，我已经爱上他……的故事了。”舒简也过来帮着择菜，“这片子他准备投多少银子啊？商量商量弄个小角色让我演，赚点外快。”

“很难说，现在女主角还没有确定下来，只是刚弄出来这么一个本子，还没有具体估算总投资。”

“你们干编剧的真可以，不用东跑西颠，坐在家里就能把故事鼓捣出来。哪像我们一天到晚在天上飞来飞去……电话！”舒简的话还没有说完，电话响了起来。

周晓烨扔下手里的青菜小跑去接电话，她预感是郑伟。

舒简听见周晓烨拿起电话说了几句之后，就把电话给了温宝杰。这个温宝杰的身份很复杂，既是郑伟的助手又是朋友、兄弟，是兼职司机，还是郑伟的专职出气筒。

温宝杰从周晓烨的手里接过电话，“喂”了一声之后就沉默着，听郑伟在那边说了一大篇之后才回答着：“我知道了，我找个时间去看看。”郑伟在电话里又说了一些什么话之后，温宝杰才放下电话。他讲电话时候的神情很专注，像是在跟郑伟面对面地谈话。

“什么事啊？”周晓烨问道。

“刘总给推荐了个演员，郑哥叫去问问是个什么样的人。”从前的时候，都是叫“伟哥”的，自从这一对郑伟的称呼被某个公司注册

册成为商标并且家喻户晓之后，也许是因为担忧被人家起诉“侵权”，郑伟身边的人都默契地改叫他郑哥。

“那就这么个样吧，基本上这么定下来，等女演员确定了再看。”钟国强从沙发上站起来，活动活动胳膊腿。关于剧本的一些细节，他们已经讨论了整整一个下午。

剧本是周晓桦写的。她是一个编剧，不久以前写了一个商业爱情题材的电视剧，准备由郑伟出资来拍摄，男主角是周晓桦为她的丈夫钟国强量身定做的，女主角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因为郑伟一直在外地带领他的棒球队比赛，温宝杰一直留在北京处理关于这部电视剧的有关事宜。

“强哥，嫂子，那我就先走了。”温宝杰抽完了一支烟之后，跟钟国强和周晓桦告辞。

“别呀，你嫂子做饭呢，吃了饭你再走！”钟国强挽留他。

“不了，我还有别的事，去看看刘总推荐的女演员。”温宝杰站起身，准备向外走。

“不是说不着急嘛，管他呢，先吃了饭再说。在这谈了半天了，早该饿了。要不然我先给你弄点简单的，吃完了你再走。”周晓桦向厨房的方向走去。

温宝杰径直走到门口：“我真不吃了，你还不知道郑哥的脾气，他叫我谈完了马上去瞧瞧，还等我的信儿呢。我走了，嫂子。”

“等等我！”舒简看看表，几乎跳起来抓起沙发上的衣服，“我也走！”

“宝杰去看演员，你这么着急走干吗？”周晓桦不解地看着舒简，她与舒简是多年的朋友。

舒简嘿嘿一笑，对着周晓桦诡秘地一笑，做了一个打字的手势。周晓桦便明白了，舒简是赶着回家去上网聊天，她肯定又和某个聊友约好了时间。周晓桦只好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随她去了。

看着舒简的背影，钟国强也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舒简是一家航空公司的名牌空姐，平日里很少有休息的机会，虽然时常飞来北京，

但也难得有几次空出时间到周晓桦的家里来坐坐。

送走了温宝杰和舒简，钟国强问周晓桦：“舒简那么着急去干吗？”

“上网聊天呗！最近跟一个什么画家聊得火热，满心指望能聊出点什么来，真不知道她怎么想的。对了，我昨天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一个女孩，我觉得很适合演这部戏。”

——“什么杂志？拿来看看。”

周晓桦一转身进了书房，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本杂志，翻到其中的一页，递到钟国强的手里。

杂志里介绍了一个刚出道不久的演员，叫木子。照片上看起来还算得上漂亮，最重要的是，她看起来很青春有活力，有一双大大的眼睛，跟周晓桦在《背靠背》里面描写的女主角很贴切。更巧的是，这个木子跟剧本里刻画的女孩一样，也是一个来自青海的少数民族女孩。

钟国强仔细地端详着木子的模样，重重地点了点头，自言自语似的说道：“也许行呢，约个时间找郑伟一起跟她聊聊。”

“呵呵。”周晓桦想起了什么，忍不住笑了出来。

“你乐什么？”钟国强不解。

“没事。你刚才说找郑伟一起去看看演员，我想着我答应舒简一个事儿。”

“什么事儿，跟郑伟有关？”

“你记得咱们有回在上海，郑伟揍人家的事儿，自从我跟舒简说了以后，她每回见我都问这郑伟是个什么样儿的人呢，就想找个时间见个面。”

钟国强听周晓桦说上海的事也乐了：“那整个一个上海的大亨啊，哈哈。相比之下，我是一个弱者。”

那是在上海的一家茶餐厅里吃饭，人们一边等着上菜，一边看电视。餐厅里许多人，看一个关于敦煌的记录片。坐在郑伟他们旁边的一个家伙拿起了遥控器就换了一个频道，许多人都不满地看他一眼，但都不做声地跟着看一个体育节目，钟国强几个人也不做声

地跟着看。过了几分钟，才看进去，那家伙又换了一个频道，换成一个香港歌星的演唱会。郑伟黑着脸“霍”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要去拿那遥控器，被钟国强阻止住了之后又跟着看演唱会。没几分钟，那人又换频道！钟国强很绅士地提醒他：“先生，你不要再换了，这里许多人在看呢。”

“关你什么四（事）啊？”典型的上海普通话从他嘴里甩了出来，“我爱看什么我愿意。”

“大家都在看呢……”

“大家四（是）谁啊？你看我也看，别人都不缩话（说话），你唧唧歪歪缩（说）个什么劲嘛。你四（是）不四（是）没四（事）找四（事）！不要以为甯（穿）层（成）人模狗样的就可以随便乱缩话（说话），真四（是）个……”对方话还没说完，郑伟一脚就把他踹倒在地上：“你啰嗦个什么？”

周晓桦跟钟国强都是第一次看见郑伟在公众场合愤怒的模样，不知道他瘦瘦的身躯里哪里爆发出来的力量，不等地上的人爬起来站稳当，噼里啪啦又是几个拳头，直接把他送出了门。

过了一分钟，郑伟气喘嘘嘘地刚坐下，那人拖着餐厅经理又出现在门口，指着郑伟：“就是他，就是他！”

“你找经理？你再敢来？！你进来！我还揍你信不信？！”郑伟站起来，指着上海人，说着向门口跨去。不只是钟国强和周晓桦，当时餐厅里所有的人都看得目瞪口呆。

上海人见郑伟又向他冲来，瞬间像时钟里面报时的小人似的“倏”地躲到餐厅经理的身后，立刻不再做声。

餐厅里所有的人无不幸灾乐祸地看着他的窘样子。

郑伟见他以如此快的速度隐蔽起来，在钟国强的阻止下，才又坐回到椅子上。事后，周晓桦不止一次地笑谈他当时的神情，像个惩恶扬善的侠客，做完一件好事之后留下一个叫做“无名氏”的称号。

“那天幸亏没有被记者看到，呵呵，不然的话，第二天报纸上全部都是郑伟的照片。”钟国强对周晓桦说，“舒简真没说错，郑伟

当时像个战神。”

“他呀，有时候更像个孩子，你还记得他带球队出去比赛，看见飞机上有人把鞋脱了，愣是叫他的队员把人家的鞋给传到最后面藏起来？”

“哈哈……”钟国强哈哈大笑，“对了，他什么时候回来？”

“大概后天，正好后天舒简又飞来北京，叫她一起在咱家吃饭。”

“这个木子怎么办？”

“等郑伟来了，咱一起坐坐。”

“都不知道整天在忙什么？他就那么忙吗？”

“跟舒简一样，没事的时候也不出门，在家呆着鼓捣电脑。都几十岁的人了，早晚叫网上的小姑娘给骗了，现在这些小姑娘可一点儿都不简单。”

“有那么严重吗？你看问题想得总是太多，职业病。”钟国强说。

“你还别不信！坏人多着呢。郑伟对女人可没有多少抵抗力的。”周晓烨一本正经地说，“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他？！你不记得他前几天说的，跟一女孩聊天，知道人家特困难，叫我给人家送去两万块钱？我早看了，那女孩一点儿都不像是个困难户，打扮得倒像个小款姐儿。我看到她的时候正拿着电话跟人吵架呢，听说话就知道是个什么人：‘我就这样怎么了，你老公愿意来找我的，我操的，你妈个×的！’……”周晓烨学着那人的表情，“哎，你说挺好的一个小女孩，怎么一说话的时候满嘴都是生殖器啊！”她自己都被逗乐了。

“哈哈……”钟国强大笑，扔下翻看着的报纸，看了他老婆一眼，笑笑说，“那充其量也只能说明郑伟善良，不能说明没有抵抗力，不是什么大问题。好了，咱不管他了，是不是该做饭了？走，我来帮忙。”

二

两天之后，阳光很灿烂的正午时分，北京机场的大厅里，郑伟远远地走来。他个子高并且出奇的瘦，穿着一套得体的介乎米色和咖啡色之间的 BOSS 西装。他有着宽阔的额头、狭长的脸颊以及一双鹰一般锐利的眼睛，儒雅却隐隐地透出一股霸气。

大厅里人来人往。郑伟的步履很轻快，一边疾步走向出口，一边掏出电话给钟国强两口子打电话。迎面走来的不知道是哪个到港的航空公司的空姐，穿着整齐的制服，身材高挑，边走边小声地谈论着什么。郑伟只顾着走他自己的路，没有留意到迎面而来的姑娘们。所以当他在毫无准备的前提之下，被对面的一个急速跑来追赶前面伙伴的空姐撞掉了正在通着话的手机的时候，很无辜很恼怒的表情一下子就涌到他的脸上。

他的电话在地上支离破碎，电池已经从里面摔了出来。郑伟的脑子在几秒钟的时刻里一片空白，目瞪口呆地站在原地。

女孩却头也不回地继续向前跑，手里拎着她小巧的工作包。跑了几步，大概觉得不太好意思，又迅速地跑了回来，迅速地捡起地上已经七零八落的电话，尽量放慢速度地塞到郑伟的手里。郑伟接过电话，自始至终都没说话，皱着眉头。那位笑容可掬的空姐又礼貌性地朝他点点头之后，转身追赶在前面不远处等待她的伙伴们去了，甚至没有把电池放回电话里就走了。更没有留意到在她捡别人的电话的时候，她自己的手机从口袋里滑落出来了。

郑伟也是在转身要离开的瞬间才看到的。他迅速地捡起来，再回头张望的时候，那空姐已经消失在工作通道里面。

郑伟迅速地把电池放回电话里，以便继续跟周晓桦通话。

“你干吗呢，说着说着就断线了？我打半天也不通。”电话刚刚接通“嘟”了一声，周晓桦就发问道。

“刚到机场就捡个手机。”郑伟把刚才的一幕描述了一遍，又说，“那家伙跟赶着去救火似的，真搞败了。”

周晓桦嘿嘿地笑了两声，接着说：“今天正好我有个当空姐的朋友，哭着喊着要认识你呢！”

“认识我？她没事儿吧……我现在不跟你说了，接我的车来了。”郑伟说完还没等周晓桦有个反应，已经挂了电话。

刚坐进汽车，电话又响了起来，郑伟听铃声就知道不是自己的电话，肯定是刚才那个“救火女孩”的电话在响。

犹豫了一下，郑伟按下了接听键，他猜想应该是那个“救火队员”打来找电话的，或者至少打电话的人是她的朋友，可以把电话拿走。

“你好啊，请问是刚才在大厅的先生吗？”从电话里能清楚地听到她急促的喘息。

“是。”郑伟冷冷地回答。

“真对不起，刚才……”明显地喘着气，“我怎么找您呢？”开门见山地要拿电话。

“我现在去一个朋友家里，我下午5点会再到机场，到时候你来找我拿。”

“哦，好的。”女孩答应着，“正好我也要去一个朋友的家里，那么我们到时候在机场碰头好了。”

郑伟说：“好吧，好吧。”正要放电话，对方又说“我叫……”郑伟不等她说完就挂了电话，他不想知道她的名字，也不想让她知道自己的名字。

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着。郑伟默默地点燃了香烟，思索着一些对他来说重要的事情。这次他决定投资拍摄《背靠背》，他一定要成功。他是这样的人，一件事情要么他就不去做，一旦决定了要做，就一定要成功。

在昨天跟周晓桦的电话里，已经听说了那个叫做木子的女演员，宝杰也已经了解到刘豁然推荐的女孩演技一般。郑伟要最好的导演，最好的演员，最好的成果，他决定明天去见周晓桦说的那个木子。

很快到了周晓桦的家，抬头看了看，电梯还停在七楼，郑伟一

步跨越三个台阶地上了楼梯。片刻的工夫就到了三楼。

钟国强给他开门，郑伟像到了自己家里似的，把皮鞋甩在一边，换上了拖鞋。

周晓烨从厨房里探头出来，问郑伟：“比赛怎么样？”

“拿下。吃饭吧，我早饿了。”

钟国强笑了笑，说：“还等个人，你的 fans 之一。”

“我还有 fans？她脑子没事吧！”郑伟一边抽着烟一边说。

“是个我老婆的朋友，听了你在上海的义举之后一定要认识你。”钟国强笑着说。

“那个演员你们见过了？”郑伟对于不感兴趣的话题从来都是跳过去，他关心的是演员的问题。

“还没有，等着你回来一起见个面。”

“那得明天了，我今天还得回海城。”郑伟是海城人。

周晓烨又从厨房探出头来，对着钟国强：“你给舒简打个电话，看她到哪儿了？”

钟国强从客厅的沙发上起身，去打电话。他刚离开客厅，门铃就响了起来。

郑伟对钟国强喊：“别打了，是不是到了？”

钟国强打开门，舒简已经换下了制服，高挑的身材白皙的皮肤，跟郑伟在机场大厅里见到的“救火队员”判若两人。

舒简一眼看到了坐在客厅里抽烟的郑伟。因为匆忙的关系，她在机场大厅里甚至没有时间注意郑伟的模样，现在看来，郑伟的确是她从周晓烨说的故事里的人物勾勒出的同样的精干的瘦，从他鹰一般的眼睛里面流露出孩子般灿烂的光芒的同时，也有一种不能阻挡的锐利。

“这是你朋友的家？”她显得惊讶和激动。

郑伟也笑了，不置可否地点点头。

“电话拿来吧。”舒简不好意思地笑着，用开玩笑的口吻跟郑伟要电话。

“我电话都让你给摔坏了，你不赔个新的？”

“那交换好了。”舒简还是第一次见到像郑伟这样用命令的口吻开玩笑的人。她对于初次见面的郑伟并不感到陌生，大概是从周晓桦讲的故事里早就了解了他。

钟国强在一边莫名其妙地听着舒简跟郑伟的对话，找不着头绪。倒是周晓桦在厨房里听着，明白了一个大概。“郑伟，你别说在机场撞你的‘救火队员’就是舒简啊。”

“就是她。”

钟国强在一边大笑起来：“你们俩还真有缘分！一会儿要多喝两杯！”

“我不喝酒。”郑伟说，从口袋里拿出舒简的电话，还给她。

舒简在饭桌上几乎没怎么吃饭，也不说话，她要么听着钟国强他们谈论剧本的事情，要么趁着郑伟低头往嘴里扒拉米饭的时候狠狠地看着他吃饭不端起碗的样子，心里暗暗地发笑。面前的郑伟丝毫也没有做作，不是他们传说当中的暴躁和霸道，看他吃饭的样子倒像是放学回家饿坏了的、正长身体的青少年。

吃过了中午饭，舒简急匆匆地赶回机场，下午她还要返回大连。郑伟因为也要返回海城，所以跟舒简一起到机场。

一路上，舒简一直默默地观察着郑伟。他不爱说话，烟抽得很厉害，让舒简觉得他是一刻都不停歇地在思考什么事情。从侧面看上去，郑伟脸的轮廓更加棱角分明，几乎找不到一个柔和的弧度。

郑伟知道舒简在观察自己，有些懊恼，但不说话。

到了机场，分别的时候，舒简主动跟郑伟说：“留个电话吧，说不定以后大家有个什么事需要帮忙的。”舒简运用公关语言，她没有确切地说明谁会需要谁的帮助。

“需要的时候，我能找到你的。”郑伟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架势。舒简的心里虽然多少有些不说，但也没再坚持，说道：“那好吧，有事情别客气，我也不会客气的。”

郑伟点点头，笑了。别人的笑容最多只是笑容，舒简在看到郑伟笑的时候觉得他的笑也有内容——郑伟瘦瘦的脸颊的皮肤因为他的笑而把肌肉收缩起来，像朵灼灼的花。

舒简在当天晚上回到大连之后给周晓烨的电话里很坦白地说：“我想我真的爱上他了。”

这话真叫周晓烨吃惊不小！“太简单了吧！你就算幼稚也不会幼稚到这种地步吧！”周晓烨知道舒简是不会跟她开这种玩笑的，“真希望你是在跟我说笑话，你是不是琼瑶小说看多了？你的‘画家’怎么办？”

“画家”是舒简在网上聊了很长时间的一个朋友，两个人在聊天室里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舒简告诉画家自己是一个记者。

“画家才是琼瑶小说呢，那只是个游戏罢了，这眼前的东西要抓住才是真实。”

“你不是跟人家挺投入地在谈吗，怎么又觉得郑伟……”

“我看见他的时候我就决定了，他就是我要找的人。”舒简说得斩钉截铁。

“他不适合你……”周晓烨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能做什么？”

“你只要祝福我就够了，我自己的幸福一定要自己去追求！”舒简充满了信心，“我知道他现在对我根本熟视无睹，但是我一定能叫他发现我的存在，并且发现我对他的好。哈哈。”

“是的，你很漂亮，舒简，你在同龄的女孩子里面是优秀的，但这并不表示郑伟会在意你、会欣赏你。听我一句话，放弃。我感觉这太荒谬了。”周晓烨毫不掩饰她对舒简的奚落，“追求郑伟的女人太多了，你跟她们比太平凡了。”

舒简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她突然的沉默让周晓烨觉得自己的话说得很过火，毕竟舒简跟她比较起来是一个很现代的女孩，她充满着活力和幻想。

舒简终于说话了，她说：“我知道我跟他周围的人比较起来很平凡，可是我相信我对他的感情，这种情感一定可以打动他。”

“我真不明白，你周围比郑伟年轻漂亮的人有的是，要说有钱，比郑伟也差不了多少，你就不能实际一点？！”

“实际就是抛开一切阻碍，只追求自己想要的。”舒简很快乐地

回答。

“叫我怎么说你好啊？！我敢肯定他对你没有任何的印象，当有一个人跟他说起舒简这个人，他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舒简是谁？’”周晓烨叹了口气。

“哈哈，就算是，我也不灰心，问题是我知道他是谁！不跟你说了，我要跟‘画家’去说再见了。”舒简看看表，差不多到跟“画家”在聊天室碰面的时间了。

周晓烨又嘱咐了一些让舒简自己再好好考虑之类的话，才把电话放下。

舒简把电话扔在桌子上，跑到自己的房间里打开电脑进到她和“画家”的聊天室里。他早早地就来了。舒简在聊天室里面的名字叫做“坏人”。

“画家”问“坏人”为什么今天来得这么晚。

舒简诚实地回答她在跟一个朋友打电话。

他在屏幕上打出一个灿烂的笑脸：-）。

舒简连一点儿过渡都没有，直切主题，对他说她今天遇到一个人，她对那个人一见钟情，她决定去追求他。

“画家”显然完全没有准备，过了一会儿，才对她说他很赞同这种勇敢追求的态度，他会觉得有些失落，但坚决支持她。

舒简暗自觉得这个“画家”跟郑伟在性格上倒是有几分相像，对跟自己没有关系的问题从来不去追问。

舒简问他，你为什么不追问我那是一个怎样的人？

“画家”说，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不想知道，那是你的事情，我要知道的只是跟我有关的事情。舒简又说，难道跟你没有关系吗？如果今天我没有遇到他的话，一定会跟你去见面的。

“画家”回答，这些都是机缘，没有办法控制，也许今天你遇到他是你的幸福或者是你的灾难这些都说不定。你告诉我这些，只能说明我没有看错你是一个磊落的人，其实你可以一边追求你现实里的幸福，一边跟我继续谈下去的。

舒简打出一个大大的：-）。

“画家”还在继续说着，这些都是变化，任何人都可以接受的，倘若是欺骗，那会让我愤怒的。我们还是朋友。

舒简很高兴他这么说，打出一行字：也许今天跟你说再见是我的一个莫大的损失，不过我还是要去追求真实的世界里我能控制的东西。再见吧。

“画家”很迅速地在屏幕上打出了许许多多的幸运星，还有大大的笑脸之后，跟这里的“坏人”说再见。

舒简很迅速地断开了电话线，就像她很迅速地断开与这个“画家”之间暧昧的关系。

这个“画家”真是很个性的人，居然到最后都没有问问自己真实的名字是什么。

舒简从窗户眺望城市里的灯火，仿佛每一盏灯都像她今天看到的那双眼睛，放射着冷冷的却令她向往的光辉。

舒简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一只扑火的飞蛾，她只知道对郑伟的感觉是真实的，她要去追求，哪怕她从一只他们所说的天鹅变成孱弱的飞蛾，毁灭在灯火里面。而郑伟，他将成为舒简的灯火，尽管他现在对舒简所有的感觉都还一无所知。

三

几天之后的午后，郑伟来到了北京，他想见见周晓桦和钟国强说过的那个叫木子的女演员。在木子之前，郑伟跟周晓桦已经看过了几个演员，但还是不能确定主角到底是谁。坦白地说，不管是郑伟还是周晓桦和钟国强都是很挑剔的人，真说不好被选中的主角是该先庆祝还是应该先胆怯。

已经联络到了木子，见面的地点选在友谊宾馆。

在去往友谊宾馆的路上，周晓桦向郑伟介绍这个木子的背景。

“青海人，广播学院毕业。我侧面了解了一下，她是很敬业很

容易合作的一个演员。”

郑伟不说话，但在心里已经给这个还没有见面的演员先打了60分。他喜欢跟随和的人合作，尽管他自己有时候显得有些专横。他尊重敬业的人，不管做什么工作，成功与否不去谈，敬业才是最重要的。

在北京的四季中，秋天是最短暂也是最美好的。郑伟听了周晓桦的话并不做声，此刻，他想着关于北京的秋天的问题，形容一下的话，这个季节倒是有些像人们的初恋，短暂，热烈，让人怀念。

“你想什么呢？”周晓桦问郑伟。钟国强在开车，听见他老婆这么说也忍不住回头来瞧了郑伟一眼。

“没想什么。”

“你没发现一个问题吗？”

郑伟问道：“什么问题？”

“你难道没发现你在电话里跟我说的话，远远比我们见面的时候说的多得多吗？”

钟国强说：“我也发现了，是这样。”

郑伟想了想，反问：“是吗？那么这个演员你们以前见过没有？”

“没有，都是第一次见。”周晓桦回答。

“马上就到了。”钟国强自言自语似的嘟囔道。“哎，那不是舒简吗？”钟国强提高了声音告诉周晓桦。

周晓桦早就看到了舒简，只是没做声。

“哪呢？”她故意问。

“就那个！”钟国强指给周晓桦和郑伟看，“那不还穿着制服呢！看到没有？”

“什么呀？哪有啊？你看错了吧！”

郑伟也顺着钟国强指的方向看到了舒简，跟一个同事并肩走在人行道上。“不就是上次在你家吃饭的那个嘛，你是个什么眼神！？”他跟周晓桦说。

舒简正在经过这辆车的前面，钟国强按了按喇叭，“嘟嘟”两声。舒简抬眼看到了他们，小跑着过来。